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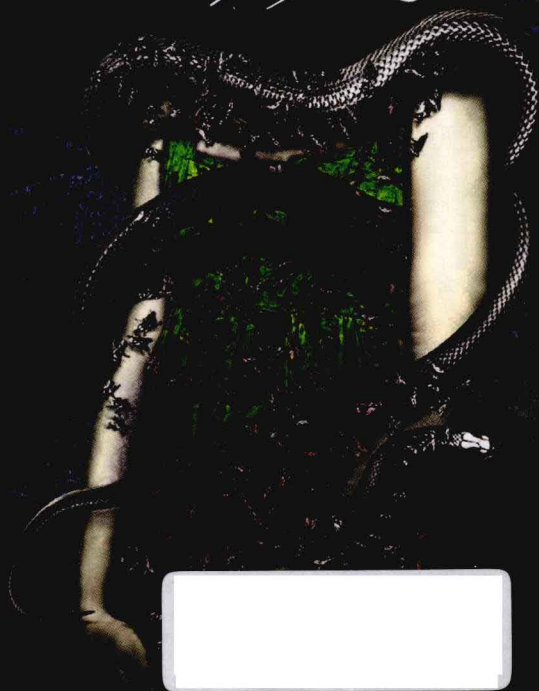
一个城市

70万人同时噤声的往事

那一天，所有的蛇终将爬
上城市的最高点，等待太
阳为它们镀上金鳞……

蛇从草

蛇城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蛇城

蛇从革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蛇城 / 蛇从革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500-0667-6

I. ①蛇… II. ①蛇…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7524号

蛇城

蛇从革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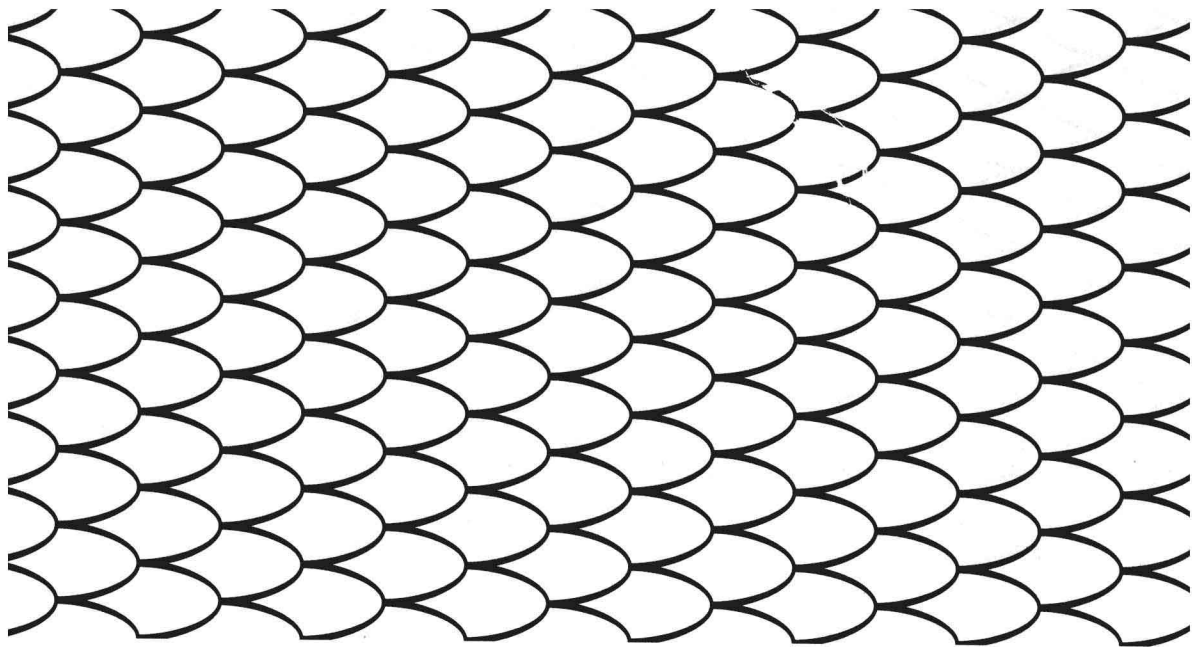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余 苕 李永山
封面设计 艺海晴空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特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26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667-6
定 价 32.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3-1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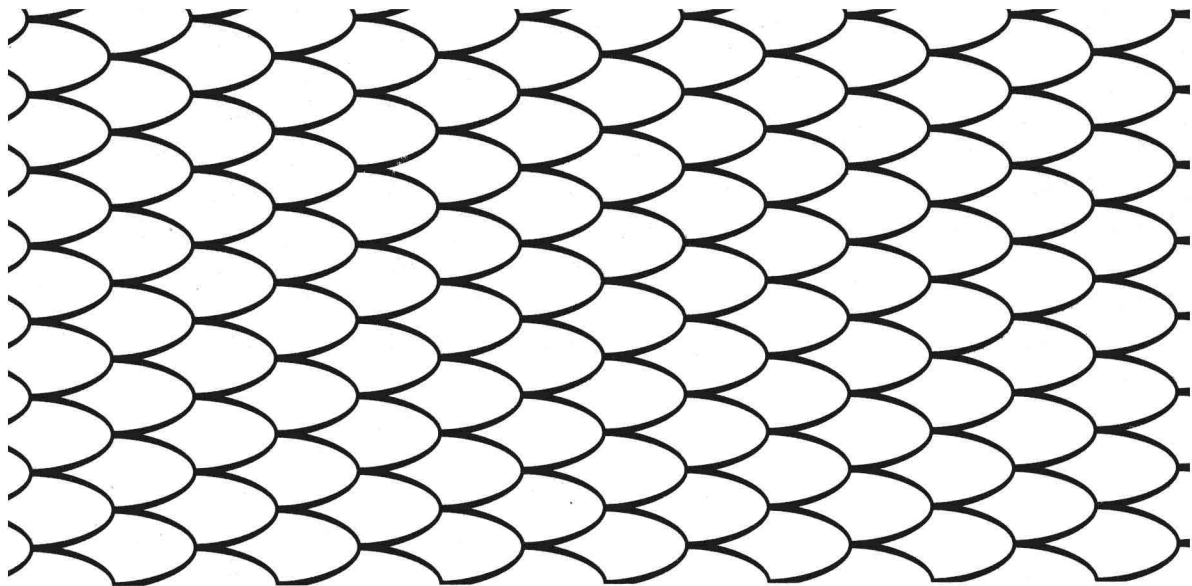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录

第一章 死蛇咬人	1
第二章 菜市场咬人事件	14
第三章 狗不见了	16
第四章 地下通道	25
第五章 找出蛇源	33
第六章 家蛇发恶	42
第七章 蛇龟缠绕	47
第八章 八三年蛇灾	56
第九章 把手拉断了	70
第十章 天然溶洞	89
第十一章 十九年一次	103
第十二章 吃鼠怪人	115
第十三章 疏散市民	126
第十四章 日本实验瓶	133
第十五章 绝望的士兵	145



第十六章 三月三，蛇出洞	155
第十七章 水晶蛇头	160
第十八章 蛇过界	169
第十九章 罩盆	174
第二十章 不会死的蛇	188
第二十一章 蛇窟逃生	201
第二十二章 蘑菇孢子	226
第二十三章 狂蟒分尸	235
第二十四章 最后的较量	245

第一章 死蛇咬人

① 1

二〇〇二年三月十五日，距离韩日世界杯开幕七十六天。

其实当天我并没有什么印象。这个日期是我后来依靠回忆才推算出来的。

那天我刚下班，一身的水泥灰尘，灰扑扑的，半躺在沙发上休息，拿着不知道哪天的报纸在看。正看到其中一则消息，内容大致是今年的同期气温比往年高，暖春云云……

猛地眼前就多了一个绳索状的东西，一条花纹斑斓表面光滑的蛇就吊在我的眼前，蛇唇闭着，只剩下一条线状的口吻，蛇信子伸出来一大截。这一段蛇身，在我眼前轻微晃动。

我毛骨悚然，身体不能动弹，内心震撼。

接着，一整条蛇突然掉下来，落在我的胸口。我吓得跳起来，那条蛇被我抖到地上。这时候我才看清楚，这条蛇已经死了。

虽然是一条死蛇，但是我对它的恐惧没有任何减弱，我只是看着，腿就酸麻战栗。可是我越是害怕，眼睛越是无法从蛇尸上移开。

当我听到董伟在我面前幸灾乐祸地笑的时候，我恨不得把他揪起来打一顿。

董伟是我合租的好朋友，我们共同租一个两居室，分摊租金。我们经常一起开玩笑，捉弄对方。我曾经说过我这辈子最害怕的动物是蛇，看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董伟记住了，所以弄一条蛇来吓我。

“你给我把蛇拿开！”我对董伟狠狠地喊道，“你想死啊你。”

董伟笑嘻嘻地用手拍了我一下，然后站到蛇尸的后面，其实他不用躲，有蛇在面前，我根本就不敢动。

我站在原地不停地威胁董伟，要如何如何对付他。直到董伟的女朋友周玲子来了，董伟才把蛇拿到厨房。

我惊魂未定，站到距离厨房最远的地方，嘴里喊着：“你他妈的弄条蛇回来干吗？”

董伟从厨房走出来，对我说道：“弄回来吃啊，炖汤，改善一下伙食。”

“冬天才刚过，哪里来的蛇。”我说道，“三月三，蛇才出洞。”

“菜场里有卖的啊。”董伟说道，“一个贩子弄了好多在菜场里卖。”

“这年头真是邪了。”我恨恨地说道，“这才什么时候，就有卖蛇的出来。”

“今年冬天还有青蛙卖。”董伟的女朋友周玲子说道，“大人都说了，今年的年成不太好。”

“你也不管管你的男人！”我对着周玲子喊道，“拿条蛇吓唬我。吃多了没事干是不是？”

周玲子果然对董伟骂道：“你知道他怕蛇，你还吓他干什么，弄回来吃就吃呗，有意思吗？”

董伟讪讪几声，在厨房里说道：“你这么怕，等会儿就不要吃了。”

“那倒不是。”我回答，“有一种蛇，我不怕。”

“知道。”周玲子笑着说，“放在锅里的蛇你不怕。”

2

“我开始剥皮了。”董伟在厨房里喊。

我一想到蛇皮从蛇身上剥离的场面，心里就发毛，摇了摇脑袋又坐回到沙发上。

周玲子看我身体还在发抖，就岔开话题：“你今天把头发给剪了啊。”

“是啊，”我说道，“今天龙抬头，剪头发的人好多，排了好长时间的队。”

“你再不剪，姨妈估计就要把你捆起来帮你剪头发了。”周玲子笑道。

周玲子是我远房表妹，她有事到我住的地方来找我，遇到董伟，一来二去，两人就认识了。

“确实，我妈可没董伟的妈那么柔和，趁董伟睡着了剪他的头发。”我笑着说道。

董伟和我都是长头发，大人都看不惯，董伟的母亲趁他睡着了，把他的头发剪了一大片，董伟没办法，才去剪短的。这事我们笑了很久。一直拿这事刺激董伟。

每次说起来都好笑。这次也不例外。

突然就听到董伟在厨房里喊：“你们快过来看，快过来看。”

我一跃而起，对着周玲子说道：“他肯定被蛇咬了。”

虽然心里害怕，我还是走到了厨房门口。

看见董伟手里拿着那条蛇，蛇皮已经刮了，跟人脱衣服一样，上半截的蛇皮翻转过来吊着，下半截蛇身还是老样子。

刮掉的蛇身，晶莹剔透，白森森的。

“你死了没有？”我没好气地问董伟，真是烦他，知道我怕蛇，还一惊一乍的。

“你们看。”董伟把蛇抬起来给我们看，我这才看到，董伟已经把蛇的内脏给掏了出来，肠子里有东西。

“这不是冬眠的蛇。”董伟说道，“它没有冬眠。”

不用董伟再解释，我也明白他的意思，蛇的内脏里连续有几个物体，不大，已经被董伟拉出来了。这几个物体，都是大拇指大小，已经被蛇分泌的消化液融化了表面，但是从形状上，还能分辨出来，是老鼠，小老鼠。

“真是恶心。”周玲子说道，“我是不吃了。”

今年的冬天不冷，竟然蛇都没冬眠，这条蛇在被抓之前，还觅食过。

怪不得好像听人说过，今年郊区老鼠都少。

“吃还是不吃？”董伟问道。

“洗干净就行了。”我说道，“用酒洗。多煮一会儿。”

有一点我自己都不理解，虽然我非常害怕蛇，但是我却十分爱吃蛇肉，从小到大，每年我都吃蛇肉的。听说吃蛇肉，对皮肤很好，不会长疮。我小时候就喜欢长疮。

董伟把蛇身剩下的皮，三下两下都给撕下来，然后剔除内脏，放到砧板上剁成小段，用酒精清洗一遍，再用水仔细洗了多遍。然后放进盛满水的钢精锅里，放了一把姜末和一点盐，开始煮起来。

三人坐到客厅看电视，烹蛇需要很长时间，最低要两三个小时。这是我们这里的做法，从饮食卫生的角度上讲是正确的，因为蛇都是野生，身上的寄生虫很多，煮的时间长，可以杀死蛇身上的寄生虫。

如果是毒蛇，蛇身上有残留的毒液，在高温下也会转化成氨基酸，更加鲜美。

比如我们这里一道非常出名的菜谱——蛇咬鸡，就是这个原理。

厨子拿一条剧毒的毒蛇，放到土鸡的身边，毒蛇就不停地咬土鸡，最大限度地吧毒液释放到土鸡的身上，然后把蛇和土鸡都杀掉，蛇肉和鸡肉放在一起炖，炖出来的蛇肉和鸡肉都无比鲜美，就是这个道理。

我想到这里，就把这道菜的原理给董伟和周玲子说了。

董伟就笑：“疯子，你只会扯淡。”

我轻蔑地说道：“没文化，懒得跟你说。”

“那我把蛇头也放到锅里去煮。”董伟跃跃欲试，“毒腺在头上，试一试。”

“算了算了。”我连忙摆手，“我错了好不好。”

“你千万别动蛇头。”周玲子也说道，“蛇的命很长，谁知道死了没有。”

“死透了。”董伟说道，“我看着卖蛇的把他弄死的。”

“那可不一定。”周玲子说道，“我就听说过一件事情，一个人抓了一条蛇回家，放到酒罐子里泡药酒。那药酒泡了十年，等那人开启酒罐子的时候，那条蛇竟然没死，冲起来就把那人的手给咬了一口。那人被咬死了。”

“切——”我和董伟都噓了一声，不相信周玲子说的事情。

煮了一个小时，其间董伟还去加了两次水。

我和董伟觉得难得饕餮一次，董伟和周玲子就下楼去买酒。走之前，董伟嘱咐我去盯着锅里，别把水给煮干了。

“没事。”我轻松地說道，“锅里的蛇，我不怕，相反我还很喜欢。”

他们下去后十分钟，我估摸着时间，该去看看锅里了。当我走进厨房，看到锅里的蛇的模样，再一次被吓倒。

煤气灶上，钢精锅里的水在沸腾，但是那条蛇，竟然回复到了长条状的身体，下半截蜷曲盘在水中，上半截直直地竖起来，伸在汤水之上！

我明明看到蛇被董伟砍成一段一段的。

我下意识地往垃圾桶看去，蛇头是扔在垃圾桶里的。

现在我又看到了蛇头，和破布一样的蛇皮放在一起，在肮脏的垃圾桶里，蛇头的嘴巴正在一张一合。

我头皮发炸，飞快地跑向客厅的大门。

3

我飞快打开大门，跑到楼梯上，正好碰到董伟和周玲子往回走。看见我惊慌失措的模样，董伟问道：“怎么啦？怎么啦？”

“蛇……那条蛇活了。”

“你开什么玩笑。”董伟根本不相信我说的话。

“真的！”我指着房间说道，“那条蛇在锅里面竖起来了！”

董伟和周玲子看见我真的不像是在撒谎，也警惕起来，跟着我走到客厅，董伟顺手把扫把拿起，抢先走到厨房。

我站在董伟背后，嘴里失控地狂喊：“我说得没错吧，那条蛇活了吧，竖起来了！”

“是没错。”董伟走到煤气灶跟前说道，“的确竖起来了。可是……”

“怎么啦？”

“你难道不知道蛇肉煮在锅里都是竖起来的吗？”董伟声音猛地提高，“连这个都不知道！”

董伟闪开身体，让我看见锅里的蛇肉，我一看，顿时说不出话来。

那条蛇没有了刚才成型的样子，而是又变成了一段一段的蛇肉，每截都是一寸长，漂浮在汤水里，的确没错，除了顺着沸腾的水翻滚的蛇肉，其他每一段都是在水中直立的。刚才董伟走的时候，已经把煤气调成了文火，蛇汤只是微微沸腾，大部分的蛇肉都在汤里保持静止。

这下我没话可说，这个典故我知道，蛇肉在被煮的时候，会保持竖起的状态。很多人都说过。

我开始怀疑，是不是对蛇的恐惧太甚，以至于产生刚才的幻觉。

看着董伟和周玲子的表情，他们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董伟把鼻子凑到锅上面，闻了闻香味，“嗯”，嘴里享受地哼了一声。

我也凑上去看了看，那些蛇肉已经煮熟。我拿起筷子，夹了一段蛇肉，准备先尝尝。以此来掩饰我刚才的失态。

但是我这口蛇肉还是没有吃上口。

当我准备动口品尝蛇肉的时候，眼角突然看到那个蛇头，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垃圾桶里跑出来，现在蛇头正在灶台上，而站在我身边的董伟，他的右手刚好就垂在灶台上方。

我手一抖，蛇肉掉了下去。

“蛇……”我开始喊着提醒董伟。

可是董伟已经对我惊慌失措的样子习以为常，他根本没有在意。

然后我清楚地看见，那个蛇头在灶台上跳了一下，接下来一瞬间，我没看明白了，直接看到蛇头已经狠狠地咬住了董伟的大拇指。董伟狂喊的声音仿佛过了很久才传到我的耳朵。

当蛇头把董伟的大拇指含住之后，我眼前的一切又仿佛变成了慢动作。董伟把手伸到我和他之间。我看得清清楚楚，蛇头的后方，也就是斩断血肉的附

近，肌肉在不停地收缩。我心里发麻，知道这个蛇头在干什么，它在报复，狠狠地把毒腺里的毒液灌入到牙齿上，而它的牙齿，现在正嵌在董伟的大拇指里面。

“快帮我把他给拉掉！”董伟对我喊道。

我哪里敢去拉蛇头。周玲子倒是慌张地拿了一把剪刀过来，想把蛇头从董伟的拇指上剪掉。可是蛇头的皮肤光滑，蛇头骨也坚硬，剪刀无法施上力道。

磨蹭了一分多钟，董伟没有耐心了，他鼓起勇气，当着我与周玲子的面，用另一只手的两个指头，掐到蛇头的嘴巴根部，狠狠地掐，然后用力向外拉扯，把蛇头终于给拉扯掉。董伟被咬的拇指，很明显地看到两个小小的血点。

蛇头被拔下，董伟狠狠地用脚去踩。

“别踩了！”周玲子在旁边喊道，“先看看你的手。”

“我的手没事。”董伟把脚移开，看见蛇头已经被踩得一团狼藉，“就是刚被咬的时候疼了一下，现在不疼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这绝不是好事。

于是董伟把手再次抬起来的时候，周玲子吓得尖叫起来，其实我也想叫，但我忍住了。

董伟被咬的那只手，已经肿得如同一个充满气的球一般。手掌圆鼓鼓的，五个指头也是，粗了一倍不止。手掌的皮肤被撑起，看起来薄薄的，特别是他的大拇指，肿得更加厉害。

董伟看着自己的手，一脸茫然：“我真的一点都不疼……”

我现在脑袋清醒多了，知道该怎么做。

我把董伟肿胀的手掌抓过来，摁到灶台上，又把砧板上的菜刀拿起。

“你不会要砍掉我的手吧！”董伟大声喊道。

“你也知道怕啊。”我说道，“把眼睛闭上。”

董伟拼命地把手掌收回，“你敢砍我的手，我跟你没完。”

“我只是争取点时间。”我说道，“没说要砍你的手。”

“那你想干什么？”董伟现在也开始慌了，和我刚才一样。

我下面的动作，让董伟平静了许多。我用菜刀小心地把董伟大拇指的皮肤划开，划得有点深，董伟拇指的伤口顿时冒出液体，那是一种清亮的液体，我用力挤压董伟的手指，董伟疼得跳脚，这才有红色的血液流出来。

我看见董伟的手腕部位还没有肿胀，就用手狠狠地攥着他的手腕。周玲子看到，连忙去卧室拿东西来绑扎。

“用线，细线。”我对周玲子喊道。然后和董伟移动到客厅，我对董伟

说，“不能坐，一定要站着。”然后继续狠狠地挤压董伟的手掌。

周玲子终于把线找到了，我们把董伟的肘部，用细线绑扎得紧紧的。然后一起下楼，边走，我边说：“别太急，让血慢点流。”

走到门口，我想了想，对周玲子说：“快把那个蛇头给带上。”

“带那个恶心的东西干吗？”周玲子不敢去。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只好自己跑回厨房，找到刚才看的报纸，摊到地上，再用火钳把蛇头夹起，放到报纸中间，然后手抖抖瑟瑟地把报纸包了一层又一层。整个过程，我都极力在克服心理上的巨大恐惧。当把报纸包好，才发现灶台的火没关，随手关上。拿起报纸，跑向楼梯，到一楼才追到他们。

走到路上，我们没有打120，而是拦了的士。等120还不如打的去医院更快。

司机一看我们三人的样子，不用我们提醒，就飞快地向中心医院开去。

当我们到了医院，一进大厅，一个护士就站在导医台的位置，看到我们就走上来，说道：“是不是被蛇咬了。”

“是是。”

“来这边。”

本来我还好奇护士怎么会反应这么快，可是当我们走到急诊室走廊外的時候，我就明白为什么了。

走廊里拥挤了很多，他们都是被蛇咬伤了。

好几个医生和护士，正在急急忙忙地走进走出。

走廊里惨号不断。

“这个情况更严重。”一个医生看见了董伟的状况，连忙喊道，“先让他进去就诊。”

我和周玲子看见董伟已经脸色苍白，又看到这么多人被蛇咬伤，面面相觑。

4

从伤势上看，董伟是比较严重的。其他拥挤在走廊里被蛇咬伤的人，咬伤的部位肿胀得没有董伟手掌那么厉害。都被医生简单处理，等着观察。

我和周玲子搀扶董伟走进医生的诊室，医生一看见董伟的手掌，就从座椅上站起来：“怎么这么严重！”

我感觉到董伟身体抖动一下，他被医生的语气吓到了。

“疼不疼，疼不疼？”医生拿起董伟的手臂摇晃。

董伟木然地摇摇头。

医生的表情，让董伟绝望。很明显呢，如果董伟现在感觉到疼，那就好办得多。

医生把董伟的手掌放在眼前仔细地看：“不知道是哪种毒素，就不好用血清啊。”

跟电视里的情节一样，我和周玲子同时恳求医生：“大夫，求求你救救他吧。”

医生临时拿了两片药片，让董伟吞服，又安排护士先给董伟清洗伤口。

看着医生也没有确定的办法，我把随身带的那个报纸拿出来，慌乱地铺到地上展开，那个血肉模糊，已经变形的蛇头显露出来。

“你挺机灵啊。”医生好奇地看了我一眼，然后仔细地看那个蛇头。看了一会儿，也不说话，而是拿了一个镊子过来，慢慢地翻看蛇头。我和周玲子都急死了，医生也不说话。那边护士给董伟清洗伤口，董伟又开始在叫疼了。

医生看了好大一会儿，对我和周玲子说道：“奇了怪了……”

“怎么？”

“这应该是一条无毒的蛇。”

“怎么可能呢！”我大声说道，“你没看见我朋友的手已经成了什么样子了吗？”

“这个，”医生说道，“也许是我看错了，毕竟我不是研究蛇类的专家。”

“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我和周玲子焦急地说道。

护士把董伟又给扶了过来。

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矮小的老头子走了过来，看了看董伟的伤势，对医生说道：“没事，就用普通的土狗子蛇的蛇药就行。”

医生看到这个老头子：“你是……”

“他是屈师傅。”一个年长的医生模样的人对主治医生说道，“我们专门把他请来的，路上耽搁了，所以现在才到。”

主治医生一听，连忙安排人给董伟打血清。

现在我看明白情形了，那个年长的医生一定是医院的领导，而这个屈师父一定是个蛇医。看样子今天被蛇咬的人真不少，医院里看到情况严重，专门在山乡里请来高人救急。

5

屈师父是驼背，他用眼角瞟了一眼那个蛇头，说道：“这是条墨蛇，本来无毒，但是在土里时间长了，吃了蜈蚣，就变成土狗子蛇。毒性也会变。”

“怎么可能。”我心里想着，然后对屈师父说道，“这条蛇是花的，不是墨蛇。”

屈师父说道：“就是墨蛇，我不会看走眼。”

那边董伟刚打了血清，感觉到剧痛，在龇牙咧嘴地吸气。

屈师父把蛇头又看了一会，走到董伟面前问道：“你怎么被咬的，蛇从哪里来的？”

董伟忍着痛回答：“妈的，蛇头砍下来，跳起来咬我，蛇是在菜场里买的。”

董伟这句话一说，旁边几个就诊的人就都同时说道：“是不是时运菜场啊？”

“对啊，对啊。”董伟连忙回道，“那蛇贩子，弄了好几个大笼子，几百条蛇在菜场里卖，你们被咬，也是在他那里买的蛇吗？”

那几个人都纷纷摇头。

“那你们怎么会知道？”我也觉得奇怪起来。

“我不是在菜场里被咬的。”其中一个伤者说道，“但是外面有几个人的确是在菜场里被咬的。”

屈师父说道：“这才刚出冬，怎么会有这么多蛇出来……”

6

主治医生连忙叫护士去走廊问问，只要是菜场里被咬伤的人，都叫进来。

进来了几个人，什么穿着的人都有，看样子有买菜的市民，也有菜场里的贩子。

那些人一进来，就七嘴八舌地说起被咬的事情。

原来情形是这样的，那个在菜场卖蛇的贩子，凌晨就陆陆续续地抬了那些大笼子过来，这个蛇贩子是菜场里的熟人，专门卖泥鳅啊青蛙啊麝子啊野鸡啊，这些不常见的野生动物的，被抓了无数次，估计和检疫站的人早就混熟

了，罚款都罚习惯了，但是一直在菜场里卖。

这次就不知道从哪里弄到这些蛇来卖。

从早上卖到下午，到了五点多，菜场人正多的时候，就出事了。

董伟在一旁插嘴：“我四点多买的，我走了就出事了吗？”

那些在菜场被咬的人继续说道：“就是五点刚过，很多人都找卖蛇的人买蛇，因为他卖得便宜，才十几块一斤。”

那些人继续说下去：

蛇贩子的生意很好，可是他们就两个人，一个人谈价，另外一个人就杀蛇。人多了就忙不过来。

由于不停地打开蛇笼子拿蛇，杀蛇的那个，嫌麻烦，就没有把笼子给关上，结果……

第二章 菜市场咬人事件

◎ 1

看着描述者心有余悸的样子，我就知道当时的情况有多么恐怖！

现在只有一个人在说当时的情况了。

那个杀蛇的人，从笼子里抓了蛇拿到旁边杀，就没顾上关笼子，那里面的蛇好像突然一起明白了，全部一拥而起，从笼子开口爬出来，不是不是，是蹦出来的。

当时大家都还没反应过来，有的人还看着这些蛇冒出来，觉得有趣。等那个笼子里的蛇都爬出来一半了，才有人提醒杀蛇的人：“蛇跑出来啦。”

杀蛇的人没有听到，正在专心致志地砍蛇头。

结果那些蛇飞快地在菜场里爬动，到处乱爬。可是看到蛇逃出来的人，只有最靠近笼子附近的几个。菜场里其他的人都不知道。

半分钟之后，一个女人发出尖叫。

然后情况就混乱起来，那些蛇爬得菜场里到处都是。两个卖蛇的人，顾不上做生意，连忙去关蛇笼，可是已经晚了。

蛇在人群里到处爬，碰到人的腿脚就咬。有的蛇还追着人咬。那两个卖蛇的开始还在地上抓蛇，想把蛇抓回去，可是他们两个人马上也被蛇给咬伤，也没力气抓蛇。

最蹊跷的事情在后面。

两个卖蛇的贩子，被咬伤后，连忙从身上拿草药出来，嚼了往自己伤口上涂抹。菜场里的人都在飞奔逃避。

这时候，剩下的几个笼子，全部都翻了。其中有两个笼子，里面装的是酒杯粗细的大蛇，笼子的盖板本来就没上锁，而是用扣住的，笼子一翻，铁丝扣子就松开了，大蛇就爬了出来。

而这两个笼子，是被逃出来的蛇拱翻的。

“怎么可能！”主治医生惊讶地说道，“蛇怎么会这么聪明！”

“可是当时的情况真的就是这样。”描述者固执地说道，“不信你问他们。”

其他几个在菜场里被咬伤的人，都连连点头。

我听着心里发麻，那么多蛇，全部爬出来，该是个什么样的场面。我身体发麻不已。

屈师父听到这里说道，“谁说蛇不聪明的，蛇不比人笨。”

屈师父说的话，我听到之后，比刚才听到说蛇跑出来了更加让我心惊胆寒。

描述者继续说下去。

那几条大蛇出来之后，没有主动攻击人，而是慢慢地爬向菜场的下水道，当这几条蛇爬进去之后，那些到处乱爬的小蛇，好像得到了命令，也跟着爬向下水道，不到十分钟，这几百条蛇，都消失得干干净净。但是一个卖猪肉的运气不好，他以为蛇都走完了。结果冷不丁，一条蛇从排骨里蹿出来，把他的胳膊咬了。

那个卖猪肉的正站在这里，他把胳膊拿出来给屈师父看。

2

那两个卖蛇的人没有来医院，而是简单治疗之后，看见闯了大祸，急急忙忙地跑到菜场旁边的马路上，开着他们的农用车走了。也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现在这几个人把菜场的事情说完了，护士安排他们出去，严重点的要安排病室。

屈师父对医生说道：“今年的蛇发恶了，不得了啊。你们今年要注意点了。估计今年被蛇咬的人会更多。”

“不是因为卖蛇闯祸才惹到这些麻烦吗？”主治医生问道。

屈师父下巴向着门外点了点，是啊，这些人都不是在菜场被咬的。主治医生说道：“也是，这些人大部分是郊区的农户，有的在自己家菜园子里被咬的，有的是在路上被咬的。”

屈师父想了一会儿说道：“应该不会这样，还真是稀奇了。蛇拢堆发恶，一般都在大山里面，离人都是很远的。”

那个医院的领导听到这里，也听不出什么更多的线索了，就对主治医生说道：“屈师父是老师傅，我们应该听他的，马上联系省里，调血清过来。”

那个屈师父被主治医生给留下，让他用经验判断被咬伤的人是哪种蛇。

我和周玲子陪着董伟到了旁边的观察室。